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爲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



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是木皮  
出言氣欲絕言連行步遲追呼尚不恐况乃鞭朴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  
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違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  
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  
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  
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恠  
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  
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  
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漣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漣泉上情性可安舒  
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

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  
愜心則自遠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有序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  
可以踞舉魚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  
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  
石魚湖鑄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  
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  
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盃漱快意無比焉



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窓幽水石，怪異尤難狀。  
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搖漾。  
遠風入簾幕，淅瀝吹酒觞。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  
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鳥，溶瀾滿湖浪。  
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  
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  
衆源發淵竇，殊恠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瀦瀦亭東在  
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為泉  
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  
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繁田隨郡城。  
九疑千萬峯，嶙嶙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  
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  
何人病惛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漣陽亭作有序



初得漣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雷又得石渠泉  
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漣陽亭  
問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漣陽亭令人可終老  
前軒臨漣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  
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  
峯石若鱗次欹垂復旋回為我引漣泉泠泠簷下來  
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大暑誰到漣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讌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平聲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  
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瞳瞳日始

一作晴

紅始欲生夜寒閉窓戶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  
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  
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分  
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戢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馬  
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戶前  
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  
引望見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  
巖高峻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



晝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  
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徧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  
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繁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  
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  
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  
憑軒望熊湘雲榭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  
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歎  
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躕

夫一作木

坐一作鳥

鑿作竹片在詩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躕為故人且復停歸船  
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  
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  
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有序在七卷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  
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  
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  
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濁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競為人有是夫  
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  
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賊來江湖  
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  
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謠為公伏奏書  
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勸於坐隅

宓樽詩

嶢嶢小山石數峰對宓亭宓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  
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

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  
醒醉在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  
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簷楹  
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罌鉞  
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  
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讌坐餌金丹  
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惟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  
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  
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  
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  
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  
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  
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  
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  
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峰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  
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  
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  
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  
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全書皆半葉十行  
獨此半葉為十一行  
疑此版心後來補刻  
所見是初印本耳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招退者

在州南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麋色如玳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洄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溫。屠蘇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往隨風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慙復羞。

款乃曲五首有序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款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

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無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五

引極三首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

萍莫朗

兮香泱

鳥朗

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

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

一見兮藐

忙招

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慄蘇遺悵

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古送揖元

氣兮本深實滄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眇嶽岑雲溶溶兮木杳杳中何有兮人不  
覩遠歌差兮闕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  
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  
虎豹超阻絕兮凌躡反諸教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  
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  
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  
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

鯤龍激沉

反湖浪

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

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  
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  
訟閱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光兮水淪漣祠之禩名代反  
兮眇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  
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久悃反奴歷兮



恍恍反處龍招摺摺反郎丁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颼颼吹  
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閑

初祀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為楠兮木母榘雲纓為捐到

反門樞兮愚木柄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水蘭兮蒔市

反糅焉被弱草兮禘祫聯佗反許訖渾洪兮馥闐闐管

化石兮洞剡天翹脩鈿兮掉蕪爰靈巫課反力軌兮舞

顛于薦天鱗音羊至反字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紉

反相然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反倉卒兮念群木見擣擣兮

相陰覆憐稷榕上七林兮不豐茂見榛梗之森梢閔

縱播上土恭兮合蠹摺反以八橈橈反女教兮未堅樟韋

反根根反力唐兮可屈梅反美五林樽上而兮不香拔

丰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

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瘳反於計吾心以冥想終念

此兮不怡怡徒充反以書義予莫識天地之意兮願

截惡木之根傾臬鏡之古巢取名柳童以為薪割大木

使飛焰復枯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耻

夫善惡之相紛且欲畚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

御名是何字琰攷



將封灌乎善木令孺孺息逐以挺挺丑然尚畏乎衆  
 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挑凌思聚義以為曹令敷  
 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荒求壽藤  
 與燔木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檀與堅  
 香且憂顯之翩翩又愁嶽以主之奔馳及陰陽兮不  
 和惡此土之尖時今神檀兮不茂使堅香兮不滋重  
 嗟惋兮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明冀感通  
 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惑於靈  
 心經給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郎丁

似脫一字

群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含  
 之玉峰殊闕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苜欲採之以將  
 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兮絕棧士服岌岌非梯  
 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  
 阻脩常儼儼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恠  
 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  
 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懷懷以悽惋上力膺却  
 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  
 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篋莫招以為矢絃  
 母筱以周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爰得



不字作語

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春刺乎惡毒又引射夫  
妖恠盡群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授榕以  
駕深收樅櫨反胡桂兮梯險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  
踈踈反以冉入岭中而登玉峰極闕絕而求翠茸將吾  
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蔽於山顛久低  
回而愠瘖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  
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  
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

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  
是反他丁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  
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  
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  
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  
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



鄉縣不如媚於厩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  
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許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詭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  
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  
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  
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  
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恣也恣於毒恣於媚恣於詐惑恣於



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廢者爾  
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  
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  
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  
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

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  
之意感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  
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鬪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  
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  
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寬怨而聞嫌妬其由耽淫惑亂  
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  
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由趨勢近利  
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  
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  
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  
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  
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  
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  
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  
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  
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



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馱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周仲仲瘞於計然全真上全忠孝下

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從蚩諸稱封蒙遁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喏如酌反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



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  
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  
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  
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  
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  
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  
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  
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予不  
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  
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

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

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滾職隆反水合匯于澧將成所居

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

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

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

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已推分稱君子者始

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

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



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送其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  
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寡然順命不為物累亦  
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  
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  
訐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  
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  
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

曉一作曉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祚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有序

猗玕子逃亂在碓反英及南人云猗玕洞中是王虎  
之官中碓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玕子奪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借順惠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方古大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讓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不如均蛇之為。

滾溪銘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滾如急溪之濱，滾溪

蓋溢水分稱滾水，夏滾江海則百里為滾湖，二十里為滾溪，滾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滾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滾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滾溪而稱頌者乎，銘曰：滾溪之淵誰取盥焉，滾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滾濱。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折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薄侯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叢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  
石有窾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窾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  
似傾幾歎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  
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偽薄誰能杖飲  
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  
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  
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  
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  
於戲退谷獨為吾規于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  
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卽亭有  
菱有荷有菰反古胡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  
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  
曰杯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馱其大誰泛杯湖能馱其小故曰人不

馱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馱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馱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五如石銘并序

淳泉之陽得恠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  
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  
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  
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踞反角居酒石尾有  
穴且如礮反盧紅者又如瀧反所江者泉可渟澄匝石  
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  
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  
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  
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澗涵石彼起如動不  
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方願反於歛  
白皆澄流清漪旋沘相奏又有巖石歌缺為之島  
嶼殊恠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

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  
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  
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漣惠泉次曰漣忠泉  
次曰湫孝泉次曰南上泉力次曰反泉力銘之泉上欲來  
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  
蓋欲自旌漫浪不戢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  
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漣泉銘

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  
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汭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汭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吾汭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直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我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澠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污辱我命澠泉  
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滹泉銘

汭汭滹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賦徒弄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脩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瀼瀼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田山東南面峻秀下有文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蕪篆籀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漸峻其下可家洞開為岩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窠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窠石可以為樽乃為窠樽上刻銘為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頗空可以為樽空而臨之  
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  
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  
日月投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俗曰赤石園

有唐節者

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  
之作銘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伏競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恠石臨淵硃硃綺石顛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愐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為



吾初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  
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  
可謂幽竒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  
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  
人脩賞競競當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  
水石世人不知

浯溪銘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  
嶢嶢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珠恠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盖久命曰浯溪  
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